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国 历代 珍稀 小说

(明清、民国)



提 要

《雪鸿泪史》，徐枕亚著，属日记体言情小说，十四章，约19万字。1914年5月1日起在《小说丛报》创刊号连载，至1916年1月10日第十六期刊完。前面冠“别体小说”字样。1915年12月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单行本。

作者在写作本书之前，曾发表了长篇言情小说《玉梨魂》，并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本书只是改用日记体的写法，故事情节和人物与《玉梨魂》基本相同。

小说描绘一个小学教师和一个寡妇恋爱的悲剧。小学教师何梦霞做家教住在崔家，爱上了崔家的寡妇白梨影。白梨影也爱上了何梦霞。暮春时节，何梦霞葬落花，白梨影在夜间哭何所葬之花。此为二人相恋之契机。梨影私探梦霞卧室，取走何之诗稿，留下照片一张，以心相许。其后，以白梨影之子，何梦霞的学生鹏郎为信使，二人私下里诗文往来，互通衷曲，恋情日深。但二人又都深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明知此种恋情不会有好结果，却深陷情网之中难以自拔。出于无奈，白梨影想出一移花接木之策，极力撮合自己的小姑子筠倩和何梦霞订亲结婚，这样，自己可以暂脱情网，何梦霞又不会离自己远去。可事与愿违，何不愿移情他人，而崔筠倩属于新女性，也不愿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虽然违心地同意嫂子的安排，与何梦霞订了婚，但

内心非常痛苦。白梨影发现何梦霞和筠倩皆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深知梦霞是在苦恋自己而不肯移情于筠倩，自己在世则二人即使结婚也难以恩爱美满，于是便郁闷而病，不治而亡。死前分别给梦霞和筠倩留下遗书。筠倩知道嫂子死的真相之后，自觉对不起嫂子，不久也染病而死。何梦霞见姑嫂二人均为自己而死，痛不欲生，也想殉情而终。后在亲友之劝告下，觉得男子汉应该为国家大事而死，便毅然赴国难。小说以悲剧结局。

小说以寡妇恋爱为题材，本身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可作者又是信奉封建礼教之人，他既想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发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的愤懑，又不愿否定封建礼教，力求将真挚炽热的爱情纳入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之内，使作品中的人物都能够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这就使小说的主题呈现出极度的丰富复杂性。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是未婚男子，一个是丈夫死了几年的寡妇，他们真心相爱，如痴如狂，达到生死不渝之程度。如非礼教之束缚，必结良缘。但他们二人又都深受礼教之影响，迂腐的名节观念又非常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情和理就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作者为弥合这一矛盾，便将男女主人公的殉情和殉道结合起来，使真诚热烈的情爱与僵硬呆板的封建说教很不和谐地混和在一

起。既然不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悲剧的结局就是必然的。因此也就决定了小说必然要充满感伤低沉的情调,并有一定的颓废色彩。《雪鸿泪史》与《玉梨魂》的情节和思想内容大致相同。

本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日记体小说,在小说形式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由于采用“日记”形式,使小说的

叙事视角有了重要改变,使小说具有更强烈的抒情色彩,更深入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浓厚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的氛围。为中国小说由传统的外部描绘转入近现代的心理剖析跨出了一大步,在形式方面对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问世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自序

《雪鸿泪史》出世后,余知阅者将分为两派:爱余者为一派,訾余者又为一派。爱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伤心著作也。”訾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写真影片也。”爱余者之言,余不能不感;訾余者之言,余亦不敢不承。何也?无论其为爱为訾,皆认余为有情种子也。余之果为有情种子与否,余未敢自认,而人代余认之,则余复何辞?

辄近小说潮流,风靡宇内,言情之书,作者伙矣。或艳或哀,各极其致,以余书参观之,果有一毫相似否?艳情不能言,而言哀情;普通之哀情不能言,而言此想入非非索寞无味之哀情。然则余岂真能言情者哉?抑余岂真肯剪绿裁红,摇笔弄墨,追随当世诸小说家

后,为此旖旎风流悱恻缠绵之文字,耸动一时庸众之耳目哉?余所言之情,实为当世兴高采烈之诸小说家所吐弃而不屑道者,此可以证余心之孤,而余书之所以不愿以言情小说名也。

余著是书,意别有在,脑筋中实并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以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吁、椎心痛哭!昔有苦吟者之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余愿即借此二十字以题余书,并质阅者。

乙卯十二月二十日,东海三郎自序于沪滨之望鸿楼。

序

言情小说者,情种之写真也。天生情种固不易,而为此情种之写真更大

难。而世之自命为小说家者有言曰:“小说为文人遣兴之作,非历史也,非

纪传也，有其文不必有其事，凭虚构造之可也；有其事不必求其实，穿凿附会之可也。”噫！此大谬也。此小说之所以仅成其为小说也。

今之世小说多矣，言情小说尤汗牛充栋，后生小子读得几册书，识得几个字，遽东涂西抹，摇笔弄唇，诌诌然号于人曰：“吾能为情种写真也。”实则情种之所以为情种，彼固何尝梦见之！盖情种有情种之真相，情种有情种之特性，此真相，此特性，惟情种能知之，惟情种能自知之，断非彼东涂西抹、摇笔弄唇之小说家所得而凭虚构造穿凿附会者也。

余尝谓作言情小说为情种写真，欲求其于情种之真相，能惟妙惟肖，于情种之特性，能绘声绘影，无假饰，无虚伪，非以情种现身说法自道之不能。否则必其人之亦为情种，斯能设身处地，以己身作影，为他人写照也。

是说也，余尝以质余弟枕亚。今以《雪鸿泪史》与《玉梨魂》参观之，不啻为余说作一根据也。夫梦霞情种也，世惟情种能知情种之所以为情种，能知

之斯能道之，此《玉梨魂》之所以作也。亦惟情种能自知其所以为情种，能自知之斯能自道之，此《玉梨魂》后所以又有《泪史》之作也。

《泪史》与《玉梨魂》，同为言情之作，惟《玉梨魂》为枕亚之作，而《泪史》则为梦霞之自道。枕亚之作，为设身处地；而梦霞之自道，则为现身说法。然梦霞与枕亚，固同一情种，而《泪史》与《玉梨魂》虽互有出入，可互相引证，乃同一情种之写真也。然则谓枕亚为梦霞之知己也可，谓梦霞为枕亚之影子也亦无不可；谓《玉梨魂》为此情种之写真也可，谓《泪史》为彼情种之摄影也亦无不可。

枕亚自谓有《泪史》而《玉梨魂》可以尽毁；余则谓有枕亚而梦霞可以不死。世之阅过《玉梨魂》而再读《泪史》者，当题余言。至其文词之哀感绮艳，与《玉梨魂》如出一手。而枕亚又自谓有崔灏上头之感，则余又何言？

四年十一月海虞徐天啸序于粤西潯州旅次。

序 二

虞山崔巍，其灵秀所钟耶？不然，何代生文人，迨今后进云兴也。夫今国势陵夷，国纲不振。茫茫华域，日簸荡于愁云惨雾之中，凡百弱点，不遑论矣。即以文字之微，冥冥之中，亦日随国弱而俱微，长此滔滔以不返。其末

也，吾恐不忍言矣。而虞山诸君子，颇能发扬蹈厉，日以笔花墨雨，灌溉文字而光大之。文字振微之机，或能于千钧一发中，露一毫生意欤！

徐子枕亚，庸中佼佼，歌浦骚台，日见其飞腾上达。曩著《玉梨魂》，颇有

蜚誉，近又以何梦霞日记付刊，风行一时，操券可待。走与梦霞，稍附姻娅，《玉梨魂》事，知之甚审。故走于《玉梨魂》一书，赏其才华绮丽，凄咽缠绵，他事则未敢知也。

嗟嗟枕亚，既兼以生花吐凤之才，似宜善用，则何事不可成？何事不可为？泣鬼神而动风雨，抗衡千载，媲美古人，正未遑多让。奈何日为小说家

言，孜孜不倦以自弃耶？

然而浪迹天涯，伤心已惯，负韩非之孤愤，怀长吉之心肝，情动于中，胡能自己？不得不寄情《说郛》！日作过激之谈，以抒其牢骚郁勃之怀，是亦非可厚非也。境靡苦斯，文字亦靡工，《雪鸿泪史》斯杰构也。猿啼巫峡，鹃泣空山，展读一过，真不知是泪是血耳。

乙卯梁谿秦蛩秋撰。

序 三

徐子枕亚，古屈灵均之裔出。雅不欲以斯文著，无如生当浊世，壮志莫伸，外感既深，内情斯泄，于是以典贍高华之笔，写缠绵悱恻之文，寓救世于稗官，舒愤懣于儿女，而《雪鸿泪史》诞生矣。

顾读者第服其文情之挚，文思之奇，文言之富，文旨之纯，谓深合古者风人之旨，而得近世小说界中所未曾有，抑知此书成而徐子之文光、徐子之泪亦随之而竭耶！是故《雪鸿泪史》者，

亦徐子之《离骚》也，乌得以小说目之！

嗟乎！方徐子下笔草此时，国是纵极阽危，而告朔虽虚，饩羊犹在。今则邪说暴行，萧艾充涂，茫茫夏域，将并此具文之典而犹去焉。此虽志得气扬之士对之，犹不免魂销而骨挫，矧伤时善哭之徐子耶？然则继自今徐子殆又有《远游》、《天问》之赋也夫，虽然，吾深愿徐子之不复作也。

顾柘村撰。

序 四

写情难，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尤难。吾国小说，传者多矣，而言情者乃寥寥。岂吾国人皆榛榛如草木，狃狃如鹿豕，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乎？然而《石头记》、《牡丹

亭》、《花月痕》又何以称焉？则知吾国人固非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也。知情之高尚可贵，而言情之作，传者乃寥寥，则言情之作，舍《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外，更无有愜心贵当令人爱

慕不忘者，又可知也。故曰：写情难也。

夫《石头记》写宝黛之情。宝黛固中表亲，一则中馈犹虚，一则深闺待字，两情既洽，苟无家庭之阻力，欲成有情眷属，易如反掌耳。

《牡丹亭》写柳杜之情，柳为落魄书生，杜为离魂倩女，皆非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者，欲谐伉俪，即亦匪难。

若《花月痕》写韦刘之情，则以坎坷名士而遇沦落佳人，同病相怜，遂相缝绻，虽非用情之正轨，然《闲情》一赋，不损渊明高节；司马青衫，伤心人别有怀抱，固亦不得谓为名教之罪人。

是三书所写之情，皆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可比也。既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则是普通之情。写普通之情难，而究非大难，故能工。使易其写普通之情者，以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则工者或未必工。故曰：写情难。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尤难也。

曷言乎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也？彼梨影者，新寡文君也；而梦霞者，则才同相如，品非相如之比者也，其对于梨影，固不能用情之人也。然而佳人命薄，才子情多，一念怜才，半生知己，惺惺惜惺惺，当有未能忘情者矣，所谓不能不用情者此也。

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其范围极狭，过则滥，不

及则不能感人。记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及古诗所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二语，庶几得之。

余友徐子枕亚，尝本此意以著《玉梨魂》一书，所谓梦霞、梨影者，即此书中之主要人也。其叙彼二人也，虽互相钟情，然一能持其圭璧之躬，一能保其松筠之节，虽爱而不及乱，是无过也。而其后卒能以身殉之，是无不及也。

噫！本此意以著言情小说，虽不得为言情之正轨，亦庶几能得古人之微旨矣。而徐子犹自视欷然，以为代他人写照，终不若其自抒胸臆之能得其真象，故又将何梦霞之日记，修饰而润色之，且缀以评语，如治丝而理其绪，振网而挈其纲，俾阅者知要旨之所在，名曰《雪鸿泪史》。其书之详审精密，直驾《玉梨魂》而上之，视《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诸书，尤有难易之判。

盖徐子多情人也，以多情人而言情，正如伐木于山，渔鱼于泽，取之固有不待外求。故其写难言之情，独能缠绵悱恻，酸人心脾，阅之泣数行下，诚言情小说中之杰作哉。

自有此《雪鸿泪史》出，而《玉梨魂》不足多也，而《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诸书更不足多也。何也？盖彼为其易，而此为其难也。书将付锲，徐子索序于余，因弁数言于卷首。

乙卯九月韦秋梦撰。

序 五

盈天地间无物也，而所以物物者，一情之弥纶而已。有情而后有儿女，有情而后有家国。未有缠绵于儿女之情，而忽置于家国之情者。亦未有贯注于家国之情，而轻弃其儿女之情者。

人第见风流旖旎，两好无猜者之为艳情，而不知此横陈嚼蜡之情，情之易竭者也。人第见伫辛伫苦、百折不回者之为苦情，而不知此剥极后复之情，情之应有者也。善言情者，不虚铺于美满之情，而肆力于落寞之情；不轻许于离合之情，而崇拜于寂灭之情。愈落寞，斯其情愈奇；愈寂灭，斯其情愈挚。良以情之真趣，当于空山抔土中求之，不第于软玉温香中卜之也。

人生孤孤堕地球，使举此良缘嘉偶，悉数以偿，则娲皇无不补之天，精禽无待填之海，于此而欲用吾情，吾又乌乎用吾情。

而求牡守雌，蠢蠢动动，与禽兽奚择焉？徐子曰：是乌可哉！吾始有以表

示之。而既有《玉梨魂》之著，吾今复有以演进之，而于是有《雪鸿泪史》之作。譬之物质，《雪鸿泪史》其元素，而《玉梨魂》特其标本也；譬之绘事，《雪鸿泪史》其真迹，而《玉梨魂》犹其临摹也。托微波于尺素之中，以翰墨了死生之局，只此结果未遑之文字，而厥后种种之末日朕矣。善读者正无庸以灰窰求也。况准斯以推，则梦霞他日之死筠倩，非梦霞之矫情，正梦霞之苦用其情也。梦霞他日之死国事，非梦霞之逃情，正梦霞之借殉其情也。

落寞云乎哉？寂灭云乎哉？嗟嗟！十年影事，依约啼痕，双冢斜阳，鞠为茂草。吾知一弹再鼓之徐子，伤心人固别有怀抱也。然而梦幻泡影，过眼空花，文士肝肠，能容得凡许折皱？“钟情深处恨人多”，余不尝作是言乎？余爱徐子，余盖深望徐子之有以自忏焉。

是为序。

乙卯八月镇海倪鞅池识于海上。

序 六

昔欧阳子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斯言也，予今者以之证吾友徐子而益信矣。盖枕亚实一天壤间之最穷人也，故其作为诗文，率多哀

感悱怨，男儿生不能霖雨苍生，勒石燕然，不得已以济世苦心，发救时哀音，甚至不惜效箕子披发为奴，贾生痛哭欲狂。

呜呼！此其人盖亦大可怜已。徐子之穷，余知之稔矣。间尝劝之，谓君年未三十，而视茫矣，而发苍矣，是皆愁思忧郁之所致也。人生贵及时行乐耳。且君上有母，下有儿，家有书可读，圃有花可蒔，老屋聊以蔽风雨，薄田自可免饥寒。君固神仙中人不啻也，胡戚戚为？君其不宜过哀矣。余言时，徐子每为之低首默默，相对欷歔如愚。

噫！徐子岂真不愚人耶？久矣吾衰也。去日苦多，愁城坐困，咄咄书空，皇皇何止。未几而可爱之春光，不我留矣；未几而憔悴之秋风，又一年矣。大好头颅，搔首成丝。无聊情绪，亦总堪怜。访旧半为鬼，一转眼间耳。故余尝曰：人而生不能自寻其乐，等闲白了少年头，其人实天下之至愚，不独徐子然

也。

乙卯之秋，七月既望，余驱车过枕亚，剪烛西窗，促膝话心，意至快而为状至乐也。顷之，枕亚出《雪鸿泪史》示余。予诵读未半，觉泪耶墨耶血耶，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遏。

呜呼！《石头》遗憾，旧事重提；《梨花》春梦，别谱新弹。泪蒂长留，血花独吐。东海三郎，是宜愁肠百结，悲无已时耳。虽然送穷乏术，迎愁有缘，彼徐子之去《泪史》中人物几希哉！余以是劝徐子，其亦可以已也。“同是天涯沦落人”，无聊之劝，姑勿计入耳与否，意博吾友之一梨，想亦故人所许我尔。

四年夏时七月慈谿冀良冯常序于海上。

序 七

天地不仁而生男女，男女不幸而有爱情。有爱情而男女以死，其死之者非爱情死之也，天地不仁有以死之也。夫天地不仁，而玩弄男女，使男女姻缘错误，以是而男女爱情遂苦，以是而男女以爱情以死。此男女也，此爱情也，无有而有，既有而无，颠倒万幻，至人莫测，非天地不仁，冥为操纵，曷克臻此？而梦霞与梨影，亦不过其一者耳。

夫梦霞与梨影，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本无爱情可言也，而梦霞与梨影，竟有爱情。然而吾谓其有爱情也，非梦霞与梨影之爱情也。天地不仁，弄梦霞与梨影以爱情，而以爱情死梦霞与梨

影也。不然，则梦霞与梨影，何有爱情？纵有爱情，亦不发生于梨影有夫生子之后也。惟夫梦霞灵昧，梨影情缚，弗审天地不仁，而相争恋爱，此梦霞与梨影所以不免于死也。且梨影自误，又牵筠倩，而筠倩又死，是又梨影之过也。

呜呼！天地不仁，好弄众生。而众生根器薄弱，难逃情网，此古今来，情海苍凉，今人欲泣也矣。吾言梦霞与梨影，吾又不暇哀梦霞与梨影矣。呜呼梦霞！呜呼梨影！其奈天地不仁何！其奈大地不仁何！

周亮夫序。

序 八

天下惟有至性者，乃有至情。古今来名士美人，无端遇合，相怜相慕，悱恻缠绵。及其志不得遂，则为情颠倒，郁郁以终者，亦至伙矣。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天为之，抑人为之欤？皆非也，实出于至性至情而已矣。

夫名士美人，既无端遇合，怜且慕矣，乃不免为情颠倒，郁郁以终。卒未有逾闲荡检之行者何耶？夫发乎情，止乎礼，乃得其性之正。非然者，徒见庸劣之性情而已，焉得谓之至？而名士美人，亦何足取哉！

梦霞具至性至情之名士也，梨影又具至性至情之美人也，有不相怜相慕者哉！其势既不可合，梨影知之，举筠倩以自代，以为如此庶足见我之情

矣，而又不失其性之正，法固莫善于此也。梦霞亦非不知之，而自以其情不可夺，遂报国以死，以为如此亦足尽我之情矣，而其性之正固在也。

然余以为梦霞之报国以死，与夫影梨之举筠倩自代，要皆至性至情之发现，而无勉强存乎其间。惜乎好梦难圆，情天惨劫，后之人士，凭吊而不免欷歔耳。筠倩处旋涡之中，既不得顺梨影之至性至情，以安身立命，又不得合梦霞之至性至情，而罣碍毫无。举世之怜梦霞、梨影者比比，又岂能不为筠倩怜哉！徐君枕亚刊《雪鸿泪史》既成，因邮寄所见如此。

乙卯秋日吴兴沈凤览方来氏撰于春风书屋。

序 九

盖闻沦落骚人，悲世多愁怀之作；枯贫才子，穷途著感慨之文。李贺锦笺，尽成血草；江郎彩笔，惯放泪花。司马迁之作史，良有以也；楚屈原之为骚，岂无故哉！今也何子梦霞，末路愤编日记；徐君枕亚，芸窗校订鸿词。西邻闻笛，向子期思旧之言；华屋生悲，曹子建感怀之赋。收月夜杜鹃之血，编作恨书；是雪天鸿雁之哀，著成《泪

史》。伤心人读之，能无悲乎？

嗟嗟！愤欲问天，惟容把酒；愁来感世，空托铺糟。伤哉一哭，仆本恨人；卓尔千秋，君原奇士。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班超慷慨，犹怀报国之心。虽烈魄空归，红羊浩劫，而雄功难朽，青史留名，岂不伟哉！亦可敬矣！若夫说部湮没，缘稗官世上无名；《史记》流传，因著者生前有道。词工词拙，何有

于传；文妙文佳，毫无在毁。此孟子德才凛凛，因之书宝千年；鲁公忠义堂堂，以故字遗百世也。

是书哀感缠绵，情词悱恻。思凝楚岫之烟，韵按湘波之月。而况能为国

死，书生起豪杰之心；不恋家生，词客动英雄之志者乎？从此人与书美，馨遗世间；书共人芳，风行海外。

四年夏五月江都牖云俞长源序。

序 十

言情小说，前有《红楼梦》，后有《花月痕》，皆脍炙人口。然《红楼梦》情流于滥，《花月痕》情流于浪，仍不得为言情之极作。若《雪鸿泪史》，诚哉善言情者矣！夫于无可言情之地，无可言情之人，而竟用情言情。且出以至性至情，情若离若合，若有若无，括悲情欢情、愁情惨情，而成此一段奇情，又能执于情之正，是为正宗情，非野狐情。

故必具此手笔，始许作言情小说。质之情天情种，想无不表同情也。弁言既竟，系之以诗：“道是无情却有情，镂肝刻骨更全贞。《红楼》《花月》都无色，只合瑶函贮上清。百转柔肠百炼金，海枯石烂两同心。情天别具生花笔，写尽孤鸾寡鹤吟。”

四年冬月南海冯雉泉壕隐序于杏香庐。

题 词

崇明徐吁公：

春机织得相思鸟，
春风吹绿断肠草。
落花时节送春归，
白怨红愁梨花老。
梨花满院悄闭门，
临邛酒醉近黄昏。
儒冠误似犊鼻褌，
琴心闲拨月下魂。

可怜玉钩斜畔路，

麝麝谁种合欢树。
三郎恩重美人轻，
李死桃僵风日莫。
重燕当初劫余灰，
秋坟鬼唱空徘徊，
粉痕界褚血殷朱，
千古痴人眼泪陪。

浮尘过客：

狂风怒雨撼乾坤，
绝少生花江笔存。

冷眼情人挥热泪，
壮心终自阻销魂。
世衰贾傅才何用，
书著虞卿愁更繁。
本性真情余几辈，
唤醒儿女仗名言。

人间何地住红裙，
离合悲欢惨澹闻。
一什关雎翻别调，
双飞彩凤敢同云。
琴心觉到文君误，
剑气欣从侠士分。
几事而今非泪史，
空教山鬼哭秋坟。

虞启征：

人间无计相回避，
恨不初逢未嫁时。
一死能完儿女节，
半生且了梦魂痴。
月圆花好宜郎寿，
玉碎香销岂妾期。
依欲忤情情不断，
英雄自误误蛾眉。

自锁葳蕤春意消，
不将艳曲谱文箫。
余生已分红情断，
有客还来绿绮挑。
玉女丰怀霜后菊，
美人心事雨中蕉。
愿移旧爱移新宠，
甘伴明珠慰寂寥。

剑影：

侠骨痴情累此身，
相思无复问前因。
寂寥夜月埋香冢，
惆怅斜阳送别人。
一剑血花欣马革，
三生红粉感征尘。
蓉湖啼鸟鸿山柳，
司马伤心卓女颦。

英雄殉劫蛾眉死，
一样痴情付水流。
家国无缘惊客梦，
海天何处问归舟。
风寒大漠新狐泣，
血冷中原暮鬼愁。
几度秋声几回首，
敢书时愤吊骷髅。

莽莽风波渺渺春，
天涯遗恨楚萍身。
牺牲碧血酬知己，
慷慨黄泉哭故人。
鄂渚怒云欣逐鹿，
沙场浩劫历飞尘。
死生一卷哀鸿史，
阅尽沧桑几苦辛。

梨魂筠泪凄凉梦，
落叶残花劫火灰。
端合鸿山酬侠女，
偏教鹌水妒英才。
斜风细雨藏诗阁，
枯草垂杨挂剑台。
镜里姻缘成泡影，

断砖遗骨在苍苔。

用枕亚自题玉梨魂原韵

武进刘谷荪：

蓉湖一水路迢迢，
梨白筠青恨未销。
名士多留情女影，
新词莫唱《念奴娇》。
因防礼义难同梦，
非为功名始折腰。
李代桃僵空有愿，
梦魂夜夜度蓝桥。

我亦伤心鬓已丝，
年来难觅合欢枝。
守身如璧甘沦绝，
立志兼金岂等差。
咏絮才华谁比拟，
葬花心事莫能知。
从今普告痴儿女，
刻骨相思无尽期。

梨花香冢已无存，
风雨年年独闭门。
殉国殉情宁惜死，
多情多病自忘言。
鸳盟未许今生订，
鸾帕难招异日魂。
一读残编一凄绝，
最难消受是黄昏。

花落春归剩一亭，
真娘艳迹几曾经。
青陵幽怨向谁说，

黄鹄歌成未忍听。
玉陨香销刚六月，
含情忍泪看双星。
诗词评语题名遍，
《泪史》流传万古青。

南沙蒋沧海：

乾坤巨眼失昆仑，
去果前因莫再论。
蕉叶有心留恨史，
梨花无语锁啼痕。
春风枉切庄生梦，
夜月还归荆女魂。
一样蛾眉偏薄命，
荒江岁岁泣文鸳。

昔日词坛有胜兵，
只今说部擅才名。
天教彩笔传鸳谱，
魂断灵犀绝凤城。
罗袜霓裳悲杜宇，
玉楼金谷渺云英。
伤心莫展画图问，
我读斯篇泪亦倾。

瘦竹

嫠妇心怀孤客影，
相怜同病益凄凉。
茫茫世事天胡醉，
皎皎丹心日有光。
尘梦渐随乡梦老，
愁苗并逐爱苗长。
狂澜倒处吾能挽，
情史千秋姓字香。

愈经挫折愈缠绵，
朗澈晶莹烛大千。
一点精诚贯金石，
三生誓约薄云天。
痴心犹欲逃情劫，
苦海谁能了夙缘。
如此关头真险恶，
空空色色问何年。

蜀南太瘦生：

儿女相思总惹愁，
梦魂梨影更悠悠。
飘零幻海谁青眼，
颠倒情场孰白头。
天意难回歌当哭，
尘缘已尽死方休。
可怜一现昙花后，
博得人间双泪流。

都向愁城寄此身，
相逢何必问前因。
明知此境终成幻，
偏把侬心示与人。
事到强为多两败，
情如可忏总难真。
三千《泪史》从头看，
鸿爪雪泥尽作尘。

乞得三生石上盟，
天心无那不公平。
忍将慧业期来世，
反被多情误此生。
歌哭无端终侘傺，
文章贾祸是聪明。
缘慳命薄凄凉甚，

一枕梨云梦未成。

羞向蛾眉说报恩，
只将哀怨细评论。
由来儿女情关险，
不愿风流姓字存。
蝶梦惊风多失意，
梨花带雨总销魂。
即今一部伤心史，
知是墨痕是泪痕。

张庆霖：

一卷新词万恨攒，
孽河刻刻有惊湍。
《梨魂》已是长生怨，
《泪史》重翻绝命澜。
红豆种成怜月缺，
绿章奏罢惜花残。
佳人小传才人笔，
挑尽兰灯不忍看。

天愁生：

伤情毕竟是伤春，
同是天涯沦落人。
红袖留痕离恨旧，
青衫吊影客愁新。
一池绿水君多事，
古井生波卿有因。
善病工愁难自胜，
相思相慕梦中身。

春风容易慙吾思，
半作情缘半作痴。
冷月凄烟伤心色，
泪花血絮断肠诗。

相如客里都成病，
织女银河更可悲。
留得埋香遗冢在，
幽魂夜夜绕残碑。

励 生：

断肠词句欲低徊，
《泪史》题名无限哀。
雪印鸿痕何处觅，
蛛丝马迹为谁来。
情天未补娲皇拙，
海恨难填精鸟猜。
别有伤心悴憔者，
辛夷零落长莓苔。

剑 魂：

笑煞何生好梦踪，
情丝揽起乱如麻。
啼残杜宇凝成血，
哭罢鲛珠散作霞。
醇酒妇人自古尔，
柔情侠骨有谁耶？
只今天少长生药，
医遍人间短命花。（何梦霞）

只为多情葬落英，
一场惨史所由成。
好花解语都成梦，
红粉怜才惟有卿。
万劫不磨情一字，
期年赢得泪千行。
知君别有伤心在，
多谢金吾钟爱情。（梨娘）

长夜漫漫迄未明，

自由侵夺恨难平。
漫将怨偶成嘉偶，
未必前生订此生。
孤雁声声都怨泪，
六歌字字尽哀鸣。
含沙射影心何忍，
嫂氏当年太不情。（筠倩）

姚民哀：

淡烟疏柳罩池塘，
病蝶凉蝉忆梦乡。
不是恨人谁解得，
一编新著费商量。
别梦离魂断客情，
笙簧百啭恨流莺。
借浇块垒人间有，
岂独伤心阮步兵。

明月空堂忆所思，
穷居茆独不胜悲。
锦茵苦席都尝遍，
最是踌躇下笔时。
笔精墨妙写吴姝，
呕尽心肝亦太愚。
记事系年陈迹杳，
烟云过眼有还无。

文雅纵横亲手删，
裁冰剪雪泪潸潸。
怜君又入梨云梦，
盼断蓉湖水一湾。
作嫁年年压线针，
天涯同一是伤心。
可怜销尽轮蹄铁，
读罢绡囊感慨深。

集《疑雨集》句

樵 渔：

谁教倾国更怜才，
恰羡顽痴福分来。
长日卧多宵不寐，
情交总自慧心开。
掩关多病独吟身，
暂见花间滴泪频。
灯下有时思梦笑，
泣看图画叫真真。

绰约还同未嫁年，
倍添今日泪绵绵。
情钟我辈难忘处，
青鸟闲将病耗传。
为传音问与萧娘，
密讯红笺日几张。
料得似依愁艳在，
独揩清泪两三行。

徐淑题诗病甫轻，
扫眉才子更无卿。
开函喜见翩翩字，
更近残灯一看明。
自许单栖燕子楼，
霎时知遇半生愁。
春心久作寒灰死，
命薄难将一愿酬。

燕妒鸳猜卒未休，
返魂续命亦人谋。
阁中碧玉谁人识，
只愿莲开是并头。
底样酬郎一片心，

剩余残骨付哀吟。
狂心于此何能已，
值得萧郎到死寻。

定知名士悦倾城，
未称琼浆一饮情。
我已自知生趣短，
不辞辛苦为云英。
染得衾斑似竹鲜，
莫教赍恨下黄泉。
思量却被欢情误，
心似游丝百尺牵。

半山旧主：

蕊珠宫里瑞芝香，
花覆浓阴砚席傍。
百计千思来作合，
枉抛心力剧无常。
古皇山畔草芊芊，
青冢佳人绝可怜。
月似梨花花似月，
芳魂随月照君边。

杨陞云：

郁往深愁解不开，
天公有意厄奇才。
不图小小埋香冢，
引起情场惨劫来。
已被柔丝一缕牵，
愈思解脱愈缠绵。
心猿纵有千般巧，
逢此情魔也惘然。

不能自处欲全人，
疑思天开选替身。

争奈痴郎痴到底，
只将一死报情真。
千古名言说至情，
情深不必果圆成。
是谁旷达是谁恋，
澈底翻腾辨不清。

万幼新：

文明怕说自由婚，
错让良缘已断魂。
一念痴迷惟誓死，
误人误己两含冤。
孽缘应自悔当初，
縲绁无端叹索居。
曲谱求凰心未死，
文君不怨怨相如。

偏从学界误青年，
情到痴时命易捐。
若未成名先丧志，
好姻缘是恶姻缘。
相思两地尚冰清，
几度心期竟未成。
卿自死情依死国，
莫嫌身后欠分明。

佳人才子逝悠悠，
废宅沧桑感旧游。
艳福由来成祸水，
休将奇遇诩风流。
泪草曾题无限哀，
重摹粉本费清才。
徐陵自有如椽笔，
新咏今堪续《玉台》。

江夏宝琛：

生涯黯淡强依人，
遭际何缘感夙因。
只为残宵花溅泪，
一轮明月照愁颦。
凄凉腻友正相和，
匝地风液起爱河。
炼石无方天莫补，
尔劳我怨付悲歌。

眼底沧桑种种哀，
错将心事诉妆台。
孽生夙世虽为数，
陷入愁城不易回。
埋香埋玉种情根，
杜宇啼红有泪痕。
失足沉沦浑不悟，
好将骨肉报君恩。

坐嫌力弱倩人扶，
烛影摇红玉骨癯。
两字只余情恨在，
生离死别各分途。
牢缚蚕丝已不堪，
铸成痛史血斑斑。
竟因壮志扶摇语，
弹雨枪林破素颜。

奉天陈景尧：

重翻新样好文章，
一话前情一断肠。
墨谱泪痕浑不辨，
伤心岂独有江郎。
埋香冢畔月孤明，
满地梨花任落琼。

东渡聊偿知己愿，
岂因名利便偷生。

蓉湖风月两悠悠，
一局残棋带泪收。
往事不堪回首处，
凄凉黯淡醉花楼。
漫说钟情便是痴，
相逢能有几相思。
姮娥不靳长生药，
举世应无薄幸儿。

樵 渔：

少年衰飒恐非宜，
凄绝江郎笔一技。

三复《雪鸿》新泪史，
令人肠断想情痴。
身世飘零泪满襟，
容中偏有惜花心。
那知绣阁怜才意，
惹起相如一曲琴。

梦魂颠倒醉花楼，
青鸟传书互唱酬。
名士美人无限意，
可怜福慧未双修。
缘慳空唤奈何天，
别鹄离鸾我亦怜。
君自多情依薄命，
伤心缺月总难圆。

桃僵李代了情缘，
因爱生怜计万全。
演出家庭悲惨剧，

天长地久恨绵绵。
沙场毕命一身轻，
耿耿此心愿殉情。
优孟衣冠弥缺陷，
《梦圆》差足慰书生。

(民兴社演《玉梨魂》，有《梦圆》一幕。)

美影室主：

影里梨花梦里霞，
花飞霞散事堪嗟。
当年堪葬残英日，
早把痴情个里除。
由来红粉总怜才，
造物何心付劫灰？
休羨文君司马事，
终身已垢不胜哀。

作茧春蚕总自缠，
青衫红粉镇相怜。
多情要以礼为限，
咫尺天涯梦若烟。
四行血泪浇香冢，
万缕情丝烧寸心。
一点灵犀谁解得，
诗词都是断肠吟。

芳情寂寞到黄昏，
满地梨花更断魂。
泪蘸胭脂红雨冷，
斜阳淡月掩重门。
薄福如依原薄命，
多才若子更多情。
传来绿简肠将断，
和去新诗眼不睛。